



桃李芬芳

刘礼贵/主编

>>> 书林文苑第8辑 <<<

綫裝書局

书林文苑第8辑

桃李芬芳

刘礼贵 主编

卷一 怀念与传递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李芬芳 / 刘礼贵主编. —北京:线装书局,
2014.3

(书林文苑. 第8辑)

ISBN 978-7-5120-0493-1

I. ①桃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4964 号

桃李芬芳

主 编:刘礼贵

责任编辑:杜 语 孙嘉镇

排版设计:秋 水

出版发行:线装书局

地 址: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(100009)

电 话: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www.xzhbc.com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荣祥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15

字 数:418千字

版 次: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43.00元

左起：冯建学、冯燕、编者、徐永旺、杨涛、熊剑、郑维石，
2013年3月2日于正安西门合影。



编者与陈立航（右）合影（2009年10月14日摄于县城步行街）



张猛（左一）张祖进（左二）兄弟2013年春节回瑞濠探亲时与儿时伙伴合影。





左起第一排：朱文艺、陈燕飞、王玮、耿勇军、冯静，第二排：朱武彬、代长辉、王忠华、张智军，第三排：朱武银、王六伟、冯凯、韦奇、陈红光（摄于1994年夏）。



贵阳15中2002届初三（1）班学生考上大学之后2006年暑假聚会摄于贵阳花溪黄金大道。左起：关宇、龙焯、尹志文、赵智张和、赵瑾、陈园园、杨佳、罗丹。



编者与正安县谢坝乡书记刘勇（左）合影（2011年10月11日摄于百年老树颖兰花前）。

左起：黄志端、关宇、编者龙烨、赵智张和、蒲晓（2013年7月6日摄于贵阳市袁草路大掌柜）。



沈寅远在德国的一家三口（摄于2013年春春）。



正安县特校校长冯道霞（摄于2013年6月）。



正安一中88届同学第三次聚会（2010年10月3日摄于安场与瑞溪交界的绿苑岛农家乐）。

正安二中校园一角（摄于2013年8月）



正安二中12届高中文科班毕业留影



安二中94届高中理科班毕业留影



正安二中
85届高中文科班
毕业留影



安二中
85届文科班高中毕业
留影

安二中
88届高中毕业班
留影





编者与杨涛（右）合影，1993年夏
摄于葛洲坝



杨佳、严若嫻、陈亚

“教师的称谓有很多含义”

——为礼贵先生《桃李芬芳》而序

申元初

“教师的称谓有很多含义，包括事实的传播者、传授技能的师傅、创造性洞察力的启发者或分析性思维的深思熟虑的向导、职业的导师，以及其他许多角色。并且涉及‘榜样’这样的用语。简单地说，如果我们问起教师的影响，而不是他们具体在做什么，那么我们会意识到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起着道德上的作用，影响到学生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。”

——《学术责任·教学的责任》

(美) 斯坦福大学原校长唐·肯尼迪

礼贵先生出书一部，名曰《桃李芬芳》。礼贵兄曾是一名十分优秀的教师，他的书，叫《桃李芬芳》，这是意料中事。但礼贵先生又是一位作家，在没有具体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你会猜想这本书是礼贵先生自己写的书——对于作家礼贵来说，这也是自然之理。

但礼贵的《桃李芬芳》，其实不是他自己亲自写的书，而是他的100位中学学生的应征文集，这本书，具备了特别的意义。但如果单纯地说礼贵先生没有亲自写作，似也不太准确，因为礼贵兄在每篇征文的前面，都给作者赋诗一首，不但概括了作者的生平特点，而且还把作者的姓名藏嵌于诗中，故而全书也融注了礼贵先生特别的创作心血。礼贵兄嘱咐我为他的书作序，在礼贵兄来说，这是他

为人重情的表现；但在我看，这是对我的抬爱。尤其是看了书后，更觉感动，自认这是个十分光荣的任务，不能不写，写之而后快。

巧而非巧的是，礼贵先生的后记，一开头，竟然对我以上的感受作了印证。礼贵说：“在贵州民族大学工作的雁翎获得了国家民委的一项科研课题，选定去黔北作田野调查；我来贵阳13年了，也想下去看看。说走就走，两人结伴自驾而行。我陪他到正安文物所和谢坝、市坪、庙塘、安场等乡镇及道真的民研所考察走访，圆满完成了调查任务。时间是2011年的10月金秋。此行途中，在遵义、正安、道真会见了不少当年的学生，他们一个个风华正茂，事业有成，使我非常欣慰。兴奋之余，萌生了与学生合写一本书的想法”，“转念一想：何不写一则‘征文启事’，拟出征文的目的要求，分送给同学们，由他们自己来写呢？将此想法跟雁翎一讲，他高兴地说：‘我看可行，这件事很有意义，书印出来也很有看点。’”

书成，看点多多也！

我与礼贵相识于现当代文学学会一次小范围的聚会。由于志趣的相近相投，之前素未谋面的两人，竟然相谈甚欢。之后，我在《务川人》网站上，欣喜地拜读到了礼贵先生那次聚会后撰写的长文《前辈作家寿生和他的儿子申元初教授》，其感情之真，令人感动，其行文之娴熟，令人钦佩。我十分珍惜地将礼贵的长文收进了我的电子文档资料库中。而于今年，我又收到了礼贵寄来的他的新书。其为人也如此，可见他为师的成功，原本具有高尚人品的基础。

说到为文之道，我自认为尚属浅薄，而如果说为师之道，则不揣冒昧，自觉感受深入心扉。

吾工龄46秋，其中包括了3年知青下乡的劳动经历，而教龄则已43年，却是实实在在教了43年的书了！要说教书匠，我的经历可算是值得一道，全校教职工仅仅一人——就是我自己的——从民小到完小中学中专到大专大学到学员级别直至厅级的干部学院，我的从教之路真可算是复杂多彩了。

因此，认真阅读了礼贵先生编辑的《桃李芬芳》，一种认同亲切

之感油然而生。我在我的随笔集《自己的鼻子还是自己牵》里，有题记诗一首：“鬓丝飞雪发已稀，桃李培耕卅载余。春山漫步拾珠翠，悠然采菊傍东篱”，读了《桃李芬芳》，恍惚间觉得竟像也是此书的题记一样。这也许是两个教书匠的精神和心灵契合罢。

何为教师？为师之道，有几人真正能识？

这个问题及其答案已经存在了千百年，但是，到了现时，这个问题却被很多所谓的专家弄得好像模糊起来。第一，好像很多所谓的专家对韩愈“传道、授业，解惑”的解释有了不同的意见——意思好像是说，这把教师的权威抬得太高，学生成为了被动的主体，不符合“现代教育”的要求（吓人！）；这逻辑太高深，我始终没有搞明白，为什么教师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就变成了主动学习的反动？更没有搞明白，教师不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又做什么呢？第二，好像很多所谓的专家认为以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之精神去教学，就叫做“不懂现代教学”，听说现代的教学，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角色，教学方式应该是互动的，所以，既是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一定就是高高在上，又怎么能体现“平等互动”的现代教学原则咧？

My God！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啊？

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人格都是平等的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教师和学生吗？什么叫互动？教师和学生坐在一起讨论，谁也不存在教谁的问题，那么学生还跑到学校去干什么？那为什么给教师发工资而不给学生发工资呢？

这种看问题的方式，叫做“跷跷板”思维，按住这头，就要让那头翘起来。

教师和学生，人格上是平等的，但知识和阅历不可能是平等的，即使是大学如老清华，钱钟书那样令老师发憊的学生也只能是凤毛麟角。需要学校，需要老师，正因为如此。

相信礼贵先生与我等从教几十年并还算没有白混日子的教书先

生，心中雪亮如镜。

礼贵的《桃李芬芳》，一篇篇文章，动人乃至恸人，生动真实地记载了对于学生来说，学校，是怎样一个成长的人生场所；教师，在学生心目中，是怎样一个与他们的人生紧密相连的休戚相关之人。

美国斯坦福大学原校长唐·肯尼迪在《学术责任》一书中《教学的责任》一章中说：“教师的称谓有很多含义，包括事实的传播者、传授技能的师傅、创造性洞察力的启发者或分析性思维的深思熟虑的向导、职业的导师，以及其他许多角色。并且涉及‘榜样’这样的用语。简单地说，如果我们问起教师的影响，而不是他们具体在做什么，那么我们会意识到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起着道德上的作用，影响到学生如何度过自己的人生。”

这个斯坦福大学现代教育家“老唐”对教师的现代解释，我总觉得，竟然与韩愈对“师者”的解释那么相通或者相同，当然也与礼贵及我等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在“三尺讲台”鞠躬尽瘁的教书匠们，思想意识完全相通相融。

“老唐”的解释，高妙之处，就在于他对于教师真正透彻的认识，知道教师的职业职能，与教师的职业良心，原本是相融相通的。恰好是现在很多已经丧失了教师职业良心的人，才把教师的职能与良心对立了起来。

为师之道，首先需要的是“爱心”精神。什么是教师的“爱心”？

从“教师”职业的角度来说，这种爱心，首先是一种“大爱”，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才，达不成这一点，一切对于教师的解释都是虚伪的。其实，这也就是教师的“授业”精神，通过你的教学，使学生学有所长，既能求职谋生，也能够对国家社会有所裨益或者贡献，要达到这一点，就是要认认真真传授知识，并通过传授知识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，在“授业”中“传道”，在“解惑”中“化人”。

礼贵先生的学生，正安县支行副行长赵毅的文章可谓一语中的：“正安二中偏居安场镇一隅，是县直第二中学，为什么自建校以来人才辈出？我想：因为正安是东汉大儒尹珍故里，尊师重教已传承千年”；“更为重要的是：二中工作着‘尚德睿智，唯实创新’的人类灵魂工程师。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：‘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’虽然二中不是大学，但有认真传授知识、播种希望、甘为人梯的老师。”

但教师之所以被冠以“人类灵魂工程师”、“园丁”等称号，除了培养人才之爱，还必须具有人性之爱，人道之爱，如儿女之爱，如弟妹之爱。那些体罚学生谩骂学生嘲讽学生挖苦学生的老师，很难说，他（她）一定是对学生怀有敌意，很多老师其实对学生是爱之切故恨之深，他（她）们不懂得“春风化雨”的道理。他们不懂得学生始终是孩子，是娃娃，固然需要严格要求，一丝不苟，但孩子和娃娃更多的是需要鼓励，需要关爱，需要呵护，只有人性之爱才能入心，才能让学生在感化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你的教育。这种感化对于学生会刻骨铭心，终生受益。

在《桃李芬芳》一书中，县人大代表金淑芳的文章感人至深。而最感人的地方，就是礼贵老师以“人性”和“人道”之爱，使她的人生从乌云密布到阳光灿烂的故事。

刚上初中的小淑芳因涂红指甲被班主任“一顿猛批”，“开学的第一天我便因为这事被抓起来罚站接受他的嘲讽”，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再联合其他老师一起有事无事的对我抓典型”，“在一堆陌生的同学里，我满心沮丧”，“我成了问题少女”。眼看，一个花季少女，人生就被这样扭曲。

幸好，小淑芳人生中遇上了另一位班主任刘礼贵——

“上高中了，这才是我一生的转折。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班主任刘老师，谢谢他对我的教育，是他的关爱让我成长。那是个非常喜欢文学的老师，上我们的语文，对学生宽厚，慈祥。那时我依然是那个桀骜不驯的孩子，还记得第一学期的第一次写作课，我写了我的父亲，没想到这篇文章却成了范文，被刘老师大大的表扬，还公

正的评价了我的父亲，说他是一个好医师，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。在他的关心下，我收敛了很多恶习，我常常参加班里的活动，努力地改变自己，初中的经历让我的自尊心极强，对人充满了攻击性，在班里我还是不太合群，在我冷漠的外表下有着深深的自卑；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居然让他的女儿跟我做了好朋友，还常常在班里表扬我，对一个恶迹斑斑的孩子，这是怎样的一种鼓舞。我虽然学习不好，但是我开始努力做一个好学生，那是我学习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。”

就这样，礼贵先生用教师的“人性”之爱，改变了一个所谓的“问题女孩”，这位女孩不但成了一名医生，还成了一位县人大代表。礼贵先生的教育精神，既充满了传统教育精神，也充满了现代教育精神。正与“真善美”的精神一样，教师的爱心精神其实是亘古不变的，其实，真正传统的也就一定是现代的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。礼贵先生对学生的教育充满了传统的人性精神，但它又是多么的符合现代教育的精神啊！

为师之道，还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和执著精神。教师的职业，为什么用“园丁”作比喻，因为春华秋实，一个耕耘者只有默默地春种夏锄秋收，坚持不懈，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，才可能收成硕果，造福于世。“园丁”这个名字，听起来是很好听的，但做起来，真是个十分辛苦和艰苦的职业，没有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精神，是培育不出那满园芬芳，硕果累累的。

谢坝乡书记，正安县县委委员刘勇笔下的刘礼贵老师，就是这样一个敬业而执著的“园丁”。

那时，正安县二中学生要成立文学社，“文学社是需要指导老师的。聘请谁做指导老师呢？我自然想到了教我们高中语文的刘老师。刘老师是有名的黔北诗人，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小说，担任文学社的指导老师不是正当其宜吗？”但“刘老师家那时还是农业人口，他每天忙完了学校的工作，还要下地干活，晚上还得挤时间写文章”……

可以想象，没有一点教师的敬业精神，还要“下地干活，晚上还得挤时间写文章”的刘老师，还会挤得出时间来做这件格外的事吗？但当“我把酝酿已久的想法向他和盘托出，刘老师稍事沉吟即慨然应允。他说：‘办文学社有利于语文教学，有利于你们写作能力的提高，作为语文教师，应当支持你们。’”于是，“当天，从初一到高三的130名文学爱好者汇集在二中大教室。会上，刘老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鼓励同学们勤奋读书，多多写作，不要辜负青春年华”。

接下去，“此后不久，刘老师出面请他中学时代的同学——全国知名作家石定来二中作了文学讲座。我至今还记得石老师说过的一句话：‘文学创作好比参加马拉松比赛，要有耐力和韧劲儿。’”

正是由于刘老师锲而不舍的教育耕耘，“当年的银杏社社员走到各自的岗位上，他们的口才，他们的文字功底，他们对文学的鉴赏能力，的确较其他同事水平要高出一筹。银杏社社员因兴趣而聚集，因聚集而进步，因进步而在实践中受益”。

刘勇深情地写到：“如今，当年银杏文学社的指导者刘老师已年逾古稀，仍笔耕不辍，出版了《蜜路》《浅草》《风云恋歌》等文集；当年银杏社的成员，现在活跃在科级以上领导岗位上的有40多人，相聚时，银杏社是大家少不了的话题。”

直至今日，已经退休的刘礼贵老师，又以他从教的热情，号召曾经的学生写下求学从业的经历，以他们自己的感受教育后人，这不但是—种升华了的教育，而且是一种扩展和深化了教学内涵的教育。这是一种何其执著的敬业精神！

为人之师的礼贵先生这种至老不弃的教育精神，是多么可贵的一种“师道尊严”呀，如果我们需要用现代思想来诠释传统的教育思想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来对“师道尊严”作一番现代阐释呢？什么叫“师道”，什么叫“尊严”，道即于斯，尊即如此。我们读了礼贵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创作的《桃李芬芳》，终于明白了此中真意，能不情动于中欤！

小女子金淑芳写道：

“谨以此文送给刘老师，以及那些如歌的青春岁月。感谢这段时光，记录我从躁动到平淡，由低回到激越的人生篇章，我青春花开的倒影，历历在目。”

为序者感动之泪，潸然而下也！

2013年10月18日

序作者申元初：贵州警官职业学院退休副院长、中文教授；故乡务川，与正安相邻相亲，和谐共处美丽黔北之地也。